



# 养花的母亲

□ 郭存亭

## (一)

母亲喜欢养花。父亲说过，母亲养花就像养孩子一样，心细，有耐心。父亲走了以后，我每天要和独居老家的母亲通电话，陪她聊些家长里短，聊聊她养的花。

母亲一辈子没有养过什么名贵的花草，都是些普普通通的、甚至是不知名的花。我每次回老家，观赏母亲养的花，听母亲不停地絮叨那些水灵灵的小花，心里总有一种喜悦，不只是在分享母亲养花的成就感，更是在享受回家的幸福感。

午饭间，母亲突然打来电话，听话音是有喜讯的。原来，母亲新培育的爱玛瑞拉长出花骨朵了。她在电话里抑制不住内心的高兴，接连不断地回顾栽培经历……

周末回到老家，看到屋子向阳的走廊里到处是绿意盎然，一棵棵花草被母亲“伺候”得郁郁葱葱，满是勃勃生机，我禁不住为母亲点赞。

我每次对母亲说，咱家堂屋的走廊，就是你耕耘的花园。两鬓已有银丝的母亲听了，总是微微一笑，如同她养的花朵开在她的面颊。

母亲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养花，我还真不知道。记得在我读小学时，那时家住在几间低矮的土坯房子里，院子里有猪圈、鸡窝，还有好多大大小小的树木。父亲在院子堂屋前面开出一块菜园。春暖花开时，母亲在小菜园里种植各种蔬菜，有西红柿、豆角、黄瓜、北瓜、小葱等。菜园的地边与菜畦圪塄上也种上了一些花草。

姥姥也喜欢养花。心灵手巧的姥姥绣得一手漂亮的花。姥姥绣了一辈子的花，做得一手人人都夸赞的针线活儿。我儿时穿的虎头鞋、带的绣花肚兜，都是姥姥做的。母亲喜欢养花，应该离不开姥姥的耳濡目染吧。

我的记忆深处，母亲在院子的菜园里种过海楠花、粉籽花、地瓜花、鸡冠花、喇叭花、丁香花、绣球花……每当春天来了，院子北墙根儿的小草慢慢变绿了，母亲也忙碌起来。小菜园蜂蝶飞舞、花香四溢。篱笆墙外，老母鸡带着成群的小鸡，隔着篱笆盯着绿油油的菜地和鲜艳的小花朵，垂涎欲滴，“咯——咯——”地叫着。院子南边的猪圈墙上，两个破旧的脸盆里种的也是花，有易活的、好生长的仙人掌，还有万年青……

## (二)

后来，老家的院子翻修过几次，从修大门、垒围墙，到改建砖瓦房，院子里的白杨树越来越粗，树下慢慢没了猪圈，没了鸡窝，但堂屋前向阳处那块小菜园一直留着。母亲养的花也越来越多，连大门口都种上了一种名叫“满天星”的小花。

每到杨柳吐绿飘絮时，老家院子的砖缝里便长出密密匝匝的、细小的嫩芽。我们回家时，要是一不留神，就

会脚踩花芽。母亲笑着告诉我们，满天星的生命力强，踩不死，要不，它也不会被称“满天星”了。满天星不用专门撒种子，一个小花骨朵就结许多种子，种子很小，比油菜籽还小，每年落在砖缝里的种子，春天就会发芽。母亲说她种的是我们家的“迎客花”。的确是这样，到了花开时，来我家串门的邻居也多了，大家一进大门，一片花海喜迎客，真是别有一番趣味。

父亲说过，我家每一棵花草，都是母亲的心头挚爱。满天星的生长靠的是一种坚强的毅力，如同母亲养花靠的是耐心和坚持。

那是七八年前，弟弟从网上买了几株名叫爱玛瑞拉的花，价钱也不贵。我们兄妹几个一家一株，母亲也有一株。我把花球放在了书房，不几天，球茎部长出一根长长的带有花骨朵的花柄，没有一片叶子。再几天后，花开了，是白色的，几片硕大的花瓣簇拥着金黄色花蕾，非常漂亮。我们都在微信群里晒照片，大哥家也是白色的，妹妹家是粉色的，而母亲养的是大红色的。漂亮的花朵开了约半个月，花瓣开始慢慢枯萎。我对母亲说，这花开罢了，连叶子也没长出来，我们扔了吧。母亲没有听我的建议，她把花的球茎剥出来，埋在一个花盆里，没过多久，竟然长出了嫩嫩的叶片，叶子慢慢长大。母亲照她养花的习惯，定时浇水、定期松土，叶子长了六七片后不再长了，一尺多长的叶子，四季常青，在走廊的花群里格外显眼。

母亲养的这株爱玛瑞拉花，每年春天雨水节令后会慢慢开花，绿叶红花，金蕾吐香，引得邻居们常来赏花。爱玛瑞拉在母亲的呵护下，两年换一次土。到第四年时，花的根部生出了小的新叶片，母亲拨开土一看，是大球茎边结出了一株小球茎；再一年后，母亲把小爱玛瑞拉移在另一个花盆里，这对爱玛瑞拉“母子花”，年年开花，年年长青。

如今，母亲已培养出好几株爱玛瑞拉花了，还特意送给我一株。我们都夸母亲是养花能手。

父亲种菜，母亲养花。老家小院的休闲时光，在父亲与母亲种菜养花的耕耘模式下，其乐融融。时间久了，母亲根据不同花的习性以及天气变化与节令特点，慢慢地琢磨出了养花经验。夏天到了，母亲要把那些喜阳的花搬出来，放在菜园边给花晒晒太阳，还可以让蜜蜂、蝴蝶授粉。酷暑烈日时，母亲还要把花盆移到南房的阴凉处；暴雨来临时，母亲要一盆一盆地把花搬到堂屋的走廊里。当然了，搬动大花盆时是离不开父亲的。时间久了，父亲成了母亲养花的第一个赏花人，母亲也成了父亲种菜的最好帮手。

每到院子里的瓜菜长成时，我们周末回到家，父亲总会给我们提前准备好要带走的蔬菜。我们走的时候，大包小包装满了各种各样的蔬菜，此

时，母亲不会忘记要我们带上她在纸杯里培育的小花苗。

母亲培育的花苗，成活率很高。她在堂屋走廊的窗台上，用一次性餐盒覆盖薄膜精心育苗；从邻居家剪来的小花枝，泡在纸杯里耐心地等生根，然后才移到花盆里。她还总结出剪枝经验，什么花什么时候需要剪枝、该留下什么样的花枝，在她心里都很清楚。

## (三)

母亲年轻的时候，每天天不亮就起床，做好一大家人的早饭。春种时节，母亲除了生产队劳动，还要挤出时间收拾家里的自留地。谷雨过后，父亲和母亲就张罗着种地的事。那个时候，种地都靠人力，也是父母最忙的时问。每天下午，我们放学在街头玩累了，肚子也饿了，就坐在大门口的石墩上等着去地里劳动的母亲。直到夕阳的余晖慢慢落在院子的树梢时，收工的母亲才会把沾满疲惫的锄头，挂在猪圈边的南墙上，去点亮厨房的喷香。她一边烧火一边做饭，直到我们端着大碗、大口大口喝着看不到油花的三和面汤时，母亲才会坐在堂屋门前的小凳子上，在月光下看着她的菜地，看着菜地里她养的花，静静地待一会儿，这是母亲一天里最渴望的安静时光。

每年夏初，院子的菜地开始搭架挂秧了，猪圈墙上的万年青开着小白花挂果了，母亲还要在昏暗的电灯下，把我们穿了一冬天的棉衣棉裤全部拆洗了。母亲说，这都是春夏间该干完的活儿，不能放到夏日花期里。母亲的春天，在把我们的棉衣棉裤里夹杂着的汗臭味儿赶洗完时，才会迎来她更加忙碌的夏天和花香。

后来，我到城里上学了。再后来，我在城里居住了，我的父母也都年老了。老家堂屋的走廊，还有小院的菜地，一年里总是父亲、母亲的春夏，总是一幅花开花落的景象。再后来，父亲走了，苍老的母亲也不再种地了，也种不动地了。春夏里，她除了种种父亲给她留下的那块小菜地，就是养养她的花花草草。秋冬的堂屋走廊里，依然如此。

我每次回到老家，看到母亲养的花，争艳吐绿，就想起父亲说的，养花的母亲就像在抚养我们一样。到如今，她的几个儿女们都已不惑之年，她也子孙满堂，可在她的心里，她的这些儿女依旧还是她没有养育大的一棵棵小花苗……

养花的母亲，对我们兄妹的关爱如同那些花儿的芬芳，也永远弥漫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角落。我每次回到老家，每次走进溢满花香的小院，每次看到忙碌在花丛中的母亲，每次看到母亲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时，就会有一股暖流涌进心田，使我顿时感到：无论我走到哪里，我心中都有一片温暖的花海，那是家的方向，那是母亲给我们的花香和温暖……

## 组诗

□ 李国红

### 初夏感怀

世事人情总不违，阴阳有复岁无归。  
暮春别后榆钱落，初夏来时柳絮飞。

### 夏居山村

午有阴凉晚有风，悠悠往事淡茶中。  
浮生乱梦犹方觉，半世修来自在翁。

### 庭院即景

柴门鸟啭花随影，竹院人闲水作茶。  
自笑钱财无满足，逍遥不减小康家。

### 寄高考

读向龙门苦乐多，题名落榜又如何。  
纵然世路十年梦，也是人生一段歌。

### 暮过山村

停车忽见天孤月，问路时闻犬两声。  
雀鸟归巢方暮色，街灯寂寂断人行。

### 过南流水乡

风轻岸柳如烟起，日暮行云似水流。  
犹记河边拈嫩草，回头已是一堤秋。

### 途经太行天路

车行地脊三千路，雁断云中十八盘。  
落日斜晖天已尽，青山暮色景无阑。

### 潞城夏夜

潞地多凉夏，宜居大美城。  
初晴千树翠，入夜一街明。  
肆雅无虚座，人闲踏管声。  
煌煌灯火处，风物尽峥嵘。

### 暮秋月夜

村院照孤灯，寒吹冷气凝。  
铁门惊吠犬，老树剪鹊鹰。  
烂漫随年少，蹉跎与日增。  
徘徊秋夜里，邀月做诗朋。

### 山村唱大戏

寥落山村起灶烟，初春大戏唱门前。  
高堂洒扫青砖屋，游子开排白酒筵。  
柳路街心成集市，歌台管乐响云天。  
车流客聚人声旺，尽日风光胜过年。

### 题书

结绳竹帛终成册，集汇文章贯古今。  
贤达精修能治国，俗民细学可清心。  
藏胸万卷行程远，携手千年智力深。  
捧读晨昏何觉倦，陈香满架尽知音。



(本版稿件由山西省散文学会会长治分会推荐)